

八间房

八间房·书房丛书

雨后微香◎著



可惜风流总闲却

宋代词人的悲欢往事

京华出版社



丁巳仲夏



丁巳仲夏



八间房·书房丛书

雨后微香◎著



可惜风流总闲却

宋代词人的悲欢往事

京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可惜风流总闲却：宋代词人的悲欢往事/雨后微香著. —北京：京华出版社，2008. 12

ISBN 978-7-80724-612-1

I. 可… II. 雨… III. ①宋词—文学研究②诗人—评传—中国—宋代
IV. I207. 23 K825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85731 号

可惜风流总闲却

著 者 雨后微香

出版发行 京华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号楼 2 层 100011)

(010) 64243832 84241642 (发行部) 61258473 (传真)

(010) 64255036 (邮购、零售)

(010) 64251790 64258472 64255606 (编辑部)

E-mail: jinghuafaxing@sina.com

印 刷 北京科普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1010mm × 710mm 1/16

字 数 278 千字

印 张 19.25 印张

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724-612-1

定 价 32.00 元

京华版图书，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联系



八间房·书房丛书编委会

总编：滕征辉

主编：喻建欢 阮爱东

顾问：释明贤

编委：

刘 江 叶萌芽 阮爱东 李 洁 汤铎铎 张春宇
孟凡礼 唐 磊 喻建欢 覃诗翔 魏垚杰 曹宇峰
石善涛 肖 锋

金针度人

——关于本书的缘起

北京东郊的西八间房，一间三十七亩半的院落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。成立三十周年的研究生院，培养出了六十多位现任部长和大批专家学者，更涌现出张承志、周国平、李零、徐坤等优秀作家。

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，自成一派的社科院学子，活跃网间，引领各种潮流，如发愤蛀书、雨后微香、李忆莲等文史博士正成为新一代网络作家，他们的作品不仅深刻，而且好玩。为了不负网友们的追捧，续起《走向未来丛书》之前缘，我们发起推出了《八间房丛书》系列，继中信出版社的《八间房访谈丛书》，有识有见的京华出版社也重磅推出《八间房·书房丛书》。

《书房丛书》一套共四种，发愤蛀书——《看花已是满眼泪》；雨后微香——《可惜风流总闲却》；杨琳——《明清小说家传奇》；李忆莲——《民国狷者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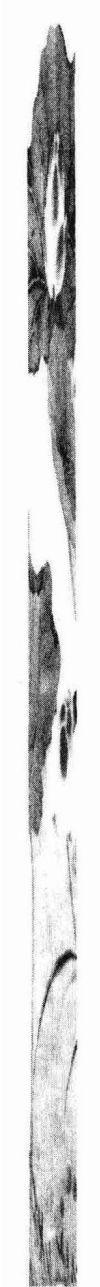
浪漫是诗人的灵魂，现实是活着的世界，初唐和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例外：绝对的专制和人性之美达成了高度统一。那些诗词既气势磅礴，又探幽入微，真正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地步。杜甫李商隐的诗，就像巴赫贝多芬的古典音乐一样，可以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

鸳鸯绣出重新看，莫把金针度与人。八间房的学子以自己渊博的学识、春秋的笔法，走出了象牙塔，将那些古老的故事和人物，重新演绎，让我们有机会接近这些浪漫的灵魂。

谨以此书献给我们三十岁的母校！

《八间房书房丛书》编委会

二零零八年十二月



目 录

北宋词人

王禹偁 / 1

晏殊 / 6

范仲淹 / 12

宋 祁 / 17

欧阳修 / 21

柳 永 / 30

司马光 / 38

王安石(附王安国、王雱) / 44

晏几道 / 61

苏 轼 / 68

黄庭坚 / 84

秦 观 / 93

晁补之(附张耒) / 105

贺 铸 / 111

周邦彦 / 121

李清照 / 131

宋徽宗 / 142

目 录

南宋词人

叶梦得 / 149

朱敦儒 / 155

吕本中 / 162

陈与义 / 167

朱淑真 / 173

张元干(附胡铨) / 179

岳 飞 / 185

陆 游 / 191

范成大(附杨万里) / 201

张孝祥 / 211

辛弃疾 / 218

陈 亮 / 233

刘 过 / 244

姜 夔 / 253

史达祖 / 26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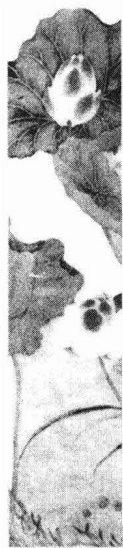
吴文英 / 272

刘克庄 / 279

文天祥(附邓剡、王清惠) / 288

蒋 捷 / 296

王禹偁



点绛唇

雨恨云愁，江南依旧称佳丽。
水村渔市，一缕孤烟细。

天际征鸿，遥认行如缀。
平生事，此时凝睇，谁会凭栏意。

王禹偁（954-1001），巨野（今属山东）人。太平兴国八年（983）进士。晚贬官黄州，世称王黄州。《宋史》与《东都事略》有传。著有《小畜集》。存词一首。

说王禹偁是词人，其实并不十分符合，他以诗文著称，所填小词存世的仅仅只有这一首，但就这么一首，还占了个“最”字——最早的宋人小令之一。只要我们翻开按年代次序编的《宋词选》、《宋词三百首》之类的书籍，放在第一首的一般都会是他这首《点绛唇》。王国维说：“词至后主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，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。”李煜死的时候王禹偁已经二十多岁，正是北宋第一代的文人，继了李后主开拓的“士大夫之词”的境界而创作，这一首词深有文人词的特色，笔调清新淡雅，一改宋初时词坛上尚沿袭的五代柔靡艳冶之风，所以他的词虽仅此一例，在宋词坛上还是值得提一提的。

其实王禹偁出生的那一年，离宋太祖立国还有六年，这一年李煜还做着南唐国主，娶了大周后。然而等到王禹偁进士及第的时候，已经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，李煜被牵机药毒死已经五年。新时代的新文人，刚刚成长起

来，宋代文学的新气象，也正等待着他们来创造。

宋代拔取进士不像唐代重视品第，所以寒士进入仕途的情况开始大大增加了。王禹偁就是一个平民之家的子弟，据说他家以磨面为生，但这个平民子弟天生聪慧，七八岁已经能做文章，他是济州巨野（今山东巨野）人。当时任济州从事的毕士安（字文简，后来位至辅相，曾推荐寇准为相，是个善于选拔贤才的人）听说了这个神童，将他找来，因为他家里以磨面为生，就命他作《磨诗》。这个题目不无揶揄的意思，王禹偁却毫不思索，脱口吟出了一首绝句：“但存心里正，无愁眼下迟。若人轻着力，便是转身时。”明是写磨，句句却包含人生哲理，毕士安当然大为惊异，将其留下。

有一天太守在席间出了一个对子：“鹦鹉能言争似凤。”坐上的宾客都对不出来。毕士安回家将对句写在屏风上，王禹偁就接着在下面写：“蜘蛛虽巧不如蚕。”毕士安又一次惊服，叹息说：“真是经纶之才啊！”他和太守在一起赏白莲的时候提起了这个诗才敏捷的神童，太守便即召王禹偁前来，即景命题，让他咏白莲诗，王禹偁又来一首五绝：“昨夜三更后，姮娥堕玉簪。冯夷不敢受，捧出碧波心。”太守也叹服其为天才。

王禹偁的敏捷诗才，给自己争取到了良好的待遇与进身的机会，一直到中了进士后也一样如此。当时的皇帝宋太宗听说了他的才名，召来面试，选拔他当了右拾遗，在史馆任职，还有“赐绯”的待遇（就是赏穿红袍）。历来成例，赐绯者，给配的衣带是涂金银带，太宗却特命给他一条文犀带“宠之”，在当时的士子眼里，这已经是至高无上的恩遇了。

据说他在太宗面前也有即景成诗的故事：宋太宗有一回宴请百官，这种宴席上一般是即兴赋诗的，太宗耍了个花招，前一日看见王禹偁在宫禁中喃喃吟咏，查问知他在预先作《赏花钓鱼》诗，知道其他的文官大概也押了一样的题。于是第二天宴席上临时改题，要求作《千叶石榴花》，百官一时都慌了手脚，事先拟好的作品拿不出来，只有王禹偁飞快地写了一首应景的七绝：“王母庭中亲见栽，张骞偷得下天来。谁家巧妇残针线？一撮生红熨不开。”太宗拿着诗，赞赏说：“这才是真才实学啊！”——当时百官里面有没有人从此嫉恨，不得而知，但王禹偁如此才华，也得帝王赏识，仕途却一直不

顺，难说不是由于锋芒毕露而得罪了同僚的缘故。

王禹偁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（983）中了进士，起初做成武县主簿，次年即以大理评事的官衔做苏州长洲县的知县，端拱元年（988）入朝做右拾遗，五年内从地方进入中央，升迁速度不可谓不快。宋太宗赞赏其为“真才子”，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任职京官，三年之后，他就因为为徐铉辨诬被贬到外地，做商州团练副使。同样的遭遇发生在四年后，至道元年（995），王禹偁复入朝，拜翰林学士，不久便“坐谤讪罢”，外任滁州（今安徽滁州，就是欧阳修写《醉翁亭记》的地方），未几改扬州。宋真宗即位将他重新召回朝廷，修撰《太宗实录》，他却由于秉笔直书，犯了忌讳，再度被贬谪到黄州（今湖北黄冈），这是他第三次被贬，也是最后一次。

王禹偁最后一次被贬出京城，走得既荣耀又惨淡。当时任翰林学士参政的苏易简做主试官，一榜选拔了进士 353 人，可能都是文人的缘故吧，苏易简同情王禹偁，虽然对他的贬谪无能为力，却愿意对这位老学者表示最后的一份敬意，他上书朝廷：“禹偁禁林宿儒，累为迁客，漂泊可念，臣欲令榜下诸生罢期集，辍马送行于郊。”于是 353 名新榜进士奉旨送王禹偁出郊，在官桥拜别，不知道王禹偁看到这一番场景，是否百感丛生？他托状元孙何致谢苏易简，有“辍行相送我何荣，老鹤乘轩愧谷莺”的句子，既有对苏的感激，也有老景将至的喟然。因为他是在修实录时直言犯忌得罪遭贬，当时的宰相也对他“不悦”（大约也是王禹偁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吧），纵使是亲朋好友，也畏惧时势不敢接近他，唯有窦元宾拉着他的手在阁门前哭泣感叹：“一再贬谪你出外，这难道是命运么！”王禹偁有感于人情冷暖，也感激他替自己抱不平的意气，日后曾经写诗相谢：“唯有南宫窦员外，为余垂泪阁门前。”——这个窦元宾出身名门，是五代汉宰相窦正固的孙子，欧阳修在《归田录》里说他不喜欢修饰自己，老是很久也不洗澡，体味不雅，当时人给他取了绰号叫做“窦臭”，可见他一贯我行我素，也是个有意思的人物。

被贬黄州之后，按例得向朝廷上谢罪表，王禹偁的表文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宣室鬼神之问，岂望生还；茂陵封禅之书，唯期身后。”前一句是用了贾谊的典故，他曾经向汉文帝讲鬼神论，使皇帝“夜半虚前席”，听得极其

入神，最终却死于地方；后一个典故是司马相如，他死后汉武帝派人到他家求取遗文，唯有数卷《封禅书》进奉。这两个典故都关乎死亡，十分不祥，语气也很悲凄，宋真宗在历史上还是一个好文学并爱护文士的皇帝，读了之后被其中的悲词打动，想把王禹偁调到近处来。这时黄州当地又发生了一件事儿：两只老虎争斗，一只吃了另一只。本来这在动物界不过是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，但古代人比较迷信，将两虎相争看作是上天的警示，须得占卜吉凶，占卜者说：“这表示黄州的知府将要有灾祸！”——大约占卜者知道宋真宗的意思，有意顺着帮忙吧。真宗立即下令调王禹偁到蕲州（属湖北），可是敕令才下，王禹偁已经去世，终于还是如表中谶言死在了黄州的任上。其实是一再的挫折损害了他的健康，使他未满五十而终，跟所谓谢表谶语、黄州虎斗的警示并无必然联系。即使他接到旨意前往蕲州的话，也未必能够等到回朝的那一天，而若是去了蕲州并殁于当地的话，按古代称谓规则，后世对他的称呼就得改作“王蕲州”了。

王禹偁在黄州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几年，他的文集就是在那时编成，名为《小畜集》，这个集名据说是他以周易占卜，得到“小畜”的卦象而取（这个卦象的意思，注解为“不足以兼济也”，是否可以认为王禹偁心里仍然未忘怀兼济天下之志？）他在黄州写成了千古名文《黄冈新建小竹楼记》，有一段话可谓脍炙人口：“夏宜急雨，有瀑布声；冬宜密雪，有碎玉声；宜鼓琴，琴调虚畅；宜咏诗，诗韵清绝；宜围棋，子声丁丁然；宜投壶，矢声铮铮然：皆竹楼之所助也。”这样清幽雅致的环境，几乎是每一个读书人的梦想，和他早年供职内翰时所写《待漏院记》，议论宰相职责，为天下、为苍生谋事的抱负似乎已经相去甚远。苏东坡说他“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”“耿然如秋霜夏日，不可狎玩”，在黄州的王禹偁，到底是晚年心境已转为平淡恬然，还是一身刚性在无可奈何之际而遁于隐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吧。他深爱自己建造的竹楼与无愠斋，曾经郑重其事地作记告诫后人：“烹茶炼药则可矣，若易为厩库厨传，非吾徒也！”反对将自己的小楼和书斋改造成马厩、仓库、厨房等。可是到北宋末年，竹楼已然毁损，无愠斋则真的成了马厩，那块刻着王禹偁所作“记”文的石头，正被厨师拿来压羊肉，所以后人很是感慨：

“元之（王禹偁字）难道是先知么？还是一语成谶？”其实，这一切无关什么先知或命定之类的神秘性，而是人事变迁的常理，王禹偁在作记的时候，多半也料知了竹楼书斋的结局，愤慨么，痛惜么？就像石头上的棱角终于会在风波中渐渐磨平消失一样，自然规则与社会规则都无从更改，他也唯有接受贬窜在生前，接受陵夷于身后，唯一不能磨灭的，大约只有他在文坛上的开拓之功、熠熠盛名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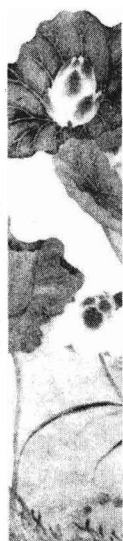
最后还可以提一下王禹偁的诗歌创作，他的诗学习白居易，宋初诗坛上各种“体”（也即是诗歌流派）甚多，学白居易的称“白体”，王禹偁就是白体诗人中的佼佼者，然而他在学白体时能够避免语言浅俗的弊病而追求精炼深警，从学白深入到学杜，所以他的成就又使他不能单以“白体”诗人局限之。这一点在他生前就有记述：王禹偁贬商州团练使时，曾经有一次做了一首《春日杂兴》写落花：“何事春风容不得，和莺吹折数枝花。”他的儿子嘉佑指出：“老杜曾有‘恰似春风相欺得，夜来吹折数枝花。’之句，与父亲的诗句很相似。”请他改了这句诗，王禹偁反而欣然说道：“我所作诗句的精诣，竟然能够暗合子美么！”并不改诗，却又做了一首诗道：“本与乐天为后进，敢期杜甫是前身！”对自己诗风的“暗合”，其实也就是由学白转而学杜，他是抱以欣慰的态度的。

王禹偁的诗歌代表作，可以举下面《村行》这首七律，也是我最喜欢的宋诗之一：

马穿山径菊初黄，信马悠悠野兴长。
万壑有声含晚籁，数峰无语立斜阳。
棠梨叶落胭脂色，荞麦花开白雪香。
何事吟余忽惆怅？村桥原树似吾乡。

晏

殊



【蝶恋花】

槛菊愁烟兰泣露，
罗幕轻寒，燕子双飞去。
明月不谙离恨苦，
斜光到晓穿朱户。

昨夜西风凋碧树，
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
欲寄彩笺兼尺素，
山长水阔知何处？

晏殊（991-1055），字同叔，临川（今江西临川市）人。景德二年（1005）以神童召试，赐同进士出身。累迁至翰林学士，庆历中拜集贤殿大学士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兼枢密使。卒谥元献。《宋史》本传称：“工诗，闲雅有情思。”有《珠玉词》一卷。

清人冯煦在《六十一家词选》中说：“晏同叔去五代未远，馨烈所扇，得之最先，故左宫右征，和婉而明丽，为北宋倚声家之初祖。”确实，北宋文坛上，在他之前的填词者，都是业余为之，诗名远大于词名，而他真正是以词著称。他是一个著名的神童，十五岁时即蒙皇帝召见，赐同进士出身，日后一直做到相位，又是著名的“太平宰相”。幼有神童之誉，进而担当国家重器的人物，在北宋之前似乎也只有唐代的李泌、刘晏堪与之相提并论。晏殊比之李、刘二人，当然及不上李泌有中兴之功，也比不上刘晏有理财之能，但能做太平宰相，自有他的过人之处。

晏殊的一生基本上是顺风顺水，虽然也曾因事得罪而罢相，但不久又回到朝廷，仍然身任显职，受到仁宗的礼遇，他晚年病重，仁宗想亲自到家中探望，晏殊说自己很快就会痊愈而辞谢了，后来他竟去世，仁宗一直以未曾

探病而遗憾不已。

他的待遇既优，诗词文章里也都有一股出于自然的闲雅富丽之态。他也常以此自诩，讥笑那些满纸金玉富贵的诗句都是“乞儿相”。一首名为《富贵曲》的诗，中间有这样两句：“轴装曲谱金书字，树记花名玉篆碑。”他晒笑说：“这是没经历过富贵的人！”他自己的诗句从来不堆砌这些字眼，只以气象胜人，比如“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”一句，并无半点金玉锦绣之言，优裕的生活却自然流露出来，晏殊就不无得意地对别人说：“穷人的家里，能有这样的景致吗？”

知道晏殊这样的心境，那么也可以想象，柳永的词作不被他看在眼里，一定是必然的，并不见得单单是嫌柳永提到“只如相公亦作曲子”。其实宰相填词，在当时并不自贬身价，在他前面的寇准也照样填词，而早在五代时，和凝就已经被称为“曲子相公”。晏殊恼怒的，其实是柳永拿自己的俚俗之作和他的富贵闲雅之辞相提并论，实在没有眼色，而他的自诩，是不容沾上一点尘世风味的。对他这一点十分了解并曲为回护的，是他的儿子晏几道。

当时词作，尚不脱晚唐五代的花间之风，以女性的口吻写代言之作最为常见，连一代名相寇准都不能免俗，而晏殊的词中写男女之情，也并不比欧、柳等人作为少，晏几道却极力维护父亲的声誉，说道：“先父虽然平日里所作的小词很多，却没有一句模拟妇人的话语。”他的朋友蒲传正当即反驳：“‘绿杨芳草长亭路，年少抛人容易去’（这是晏殊《玉楼春》里的句子），这不是妇人语吗？”好在晏几道伶牙俐齿，立刻强词夺理地说道：“原来你的理解，是将‘年少’当作‘所欢’（妇人的情郎）来解，那么照这样的解法，白居易‘欲留年少待富贵，富贵不来年少去’这一句诗，也可以读作‘欲留所欢待富贵，富贵不来所欢去’。这原来是等待情郎的意思了！”记载中说“传正笑而悟”，到底是领悟了解诗句的方法，还是领悟了晏几道为父亲强辩的心意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依现代人的看法，有这些描写爱情的诗句，不足为玷，反而可以为一种光荣。就像“昨夜西风凋碧树”一首，不是也被王国维解为做学问的三大境

界之一吗？王国维并说：“以这样的方法解读词，只怕晏殊等人不许。”其实晏殊不见得会反对将自己的词作意境作如此拔高吧。

但除了有一点自诩之外，晏殊的人品却没有什么可挑剔的。他很诚实，在初次被当作神童推荐入朝时，皇帝让他和举子们一起参加廷试，他一看到题目就说自己几天前曾经做过，请求改换试题。皇帝赞扬他读书勤奋，不像别的官僚耽于嬉游宴饮，他却直率地说：“我不是不喜欢宴会游乐，只是家里贫穷，没有办法而已，如果有钱，我也会出去游乐的。”（这句话他没有说谎，因为到后来晏殊身历富贵，确实是喜爱宴游。）仁宗很赞赏他的实在，所以晏殊虽然一度因事得罪罢相，后来却又召回朝廷，加以宠礼。他的仕途平坦，在很大程度上跟自己诚恳踏实的作风有关。

晏殊担任显职时善于选拔人才，范仲淹、孔道辅、韩琦、富弼、欧阳修、宋祁等都出自他的提拔。他也喜爱同宾友僚属谈论诗文，宴会时欣赏完了歌舞之后，就与宾客赋诗为乐，称为是自己的“献艺”。他自身文采富赡，对诗词的鉴赏能力很强，也从来不埋没人才，有一件事可以为例子：

晏殊有一次去杭州时路经扬州，下榻大明寺，寺间墙壁上题诗很多，他闭上眼睛慢慢行走，让侍从为他读墙壁上的诗作，只许读诗不许说出作者的官爵籍贯和姓氏。他听了很多诗都不满意，直到听到最末一首才开始留意，问知作者是当时在江都担任县尉一职的王琪，并不介意他官职卑小，请他来跟自己一起吃饭。饭后在池边散步，这时正值春暮，池面上落英缤纷，晏殊遂谈起：“我经常得了一个好句子就写在墙壁之间，有时长年累月的也想不出合适的对句。比如说‘无可奈何花落去’一联，至今也没能对得上。”王琪应声说：“可以对‘似曾相识燕归来’”。——晏殊后来将这一联连续用在两处，一首七律一首小令，后者即是《浣溪沙》，成为千古绝唱：

一曲新词酒一杯，
去年天气旧亭台，
夕阳西下几时回？

无可奈何花落去，
似曾相识燕归来。
小园香径独徘徊。

不过晏殊赏识人才，似乎有点过份重视才学而忽略了人品，所以也难免有走眼的时候。比如他虽然是欧阳修的座师，却对欧阳修不甚看重，连欧阳修写信向老师谢恩，都不免有这样的抱怨：“……足迹不及于宾阶，书问不通于执事。岂非飘流之质，愈远而弥疏；孤拙之心，易危而多畏？”晏殊对于这封信，只是口授了几句话，命令门下书史代为回报。别人认为：“欧阳公有文名，这样回答是否太草草打发了？”晏殊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回答一个旧日的门生，这样已经足够了！”而对于另一个门生宋祁，他却是十分的赏识爱护，常常请他宴饮论诗，甚至为了方便相见，特地为他购置了府第在自己的住宅旁，达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，不料他仕途中最大的打击，却是由他所赏识的这支笔写出来。

晏殊执政的时候皇帝为宋仁宗，他的身世背景有“狸猫换太子”的传说，虽然真实事件与民间故事相去甚远，但仁宗不是刘太后亲生而是抱养宫人之子，这件事却是确凿无疑的。仁宗的生母李宸妃早于刘太后逝世，当时由晏殊撰写墓志，因为刘后尚在，他当然不敢将仁宗的身世在墓志中写出来，可是后来刘太后也去世了，仁宗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就有人向皇帝告发晏殊故意不写李宸妃是陛下生母的事。仁宗当时应该是处于极度矛盾的心理之中，一方面得知了自己的真实身世，情绪难免有波动，对于一直隐瞒自己的刘后难免有所怨恨，但刘后抚养他成长，母子感情很深厚，何况现在也已经死了，无法责怪，这种郁闷的情绪只有发泄到别人头上去，晏殊遂得罪罢相。他被贬谪的罪名有二，一是不曾在李妃墓志中说实话，二是曾经驱使官兵为自己建造府邸，但前者换了谁在当时也不敢秉笔直书，后者是宋代官吏的常规行为，都实在不能构成真正的罪名，所以在当时有许多大臣同情晏殊，认为他贬非其罪。

晏殊被罢相的诏书，就是由宋祁起草的。前一晚是中秋，宋祁还受到晏